



# 远去的山

主编 杨春光

# 荣德堂

李万成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榮德堂

李万成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文丛/乔澍声主编.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2 ISBN 7-204-07167-0/I·1563

I. 西… II. 乔…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777 号

# 远去的山

(荣德堂)

杨春光 主编

李万成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石嘴山市青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 字数:38 千

2004 年 6 月第一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204-07167-0/I·1563

定价:52.00 元

主 编 :杨春光

顾 问 :马金虎

副 主 编 :王 静 张进海 徐占海

执行编委:邱新荣

# 仰 望 远 山

——序《远去的山》

中共石嘴山市委书记 杨春光

黄河从它的发源地一路呼啸而下，经陕西，历甘肃，入宁夏后，一反其凛厉之态，骤然温驯，仿佛一条随风起伏的金色绸带，波动着，流过宁夏最北端的地区石嘴山，隐匿进了内蒙古的沙漠野中。它的身躯与贺兰山沉重地蹭在了一起，在延绵的岁月中唰啦啦响过后，带走了贺兰山坡地的泥土，却在西岸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矫首探河突出如嘴的巨型岩石，因之，这里的人们在很古的时候便把这里叫做“石嘴子”，明《嘉清宁夏新志》云：“出银川北行三百余里，黄河岸边有一巨石突出如嘴”，石嘴山因此而得名。

常在外地提起“石嘴山”，听者却听成了“石景山”。一字之差，何其谬也。但就是这一个方方正正的字，却烙在了一个具有着牢不可破的乡土情节的石嘴山人的乡恋之情上，以至于产生着隐隐的痛楚……

一直在某一天,我对着黄河西岸那些嵯峨灵动的“石嘴子”举起了照相机。山石夕阳和黄河同时挤起镜头的那一刻,我的心头骤然悸动。我的眼前浮起了中国人夸耀自己的故乡时运用得有些滥了的词——“人杰地灵”。这样的一个熟句在清灵的苏杭或醇厚的齐鲁,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饱胀早已使人们骄傲的目光不屑一顾。但在石嘴山,这却是一个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惟一表达。

石嘴山的地灵表现在它的历史与文化密切相连着且具有着一份独特。这里自古就是华夏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争夺的战略要地。在这块土地上,先后有九个民族兴起过,中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这里产生了响亮的撞击,音韵悠远,不绝如缕。在这里的土地上挖掘出的“西河桥古生动植物化石,其保存完整出土量之大在国内实属罕见,引起国内专家的惊叹;这里的贺兰山岩画,堪称世界之宝,特别是彩色岩画更是国内不多见的珍品,形象生动地记录了边地人民数千年来的生存状态以及复杂的心路历程和追求;这里的七十二连湖遗落下了无数的美丽传说,其中的沙湖已成为了国家 35 个王牌景点之一,每年都吸引着国内外大量的游人到这里参观游览。其实,在石嘴山还有更多可称道的地方,比如它曾有慈禧太后题匾左宗棠等人题字至今烟火鼎盛的“西夏名兰”武当庙寿佛寺,有西部最大的三教合一的宗教场所平罗玉皇阁,等等,等等……如此盛景,不一而足。这一切的存在,都充分地证明着石嘴山的从未沉滞,都证明着它

的底韵丰厚。

然后,是人……

我很惊讶得是,在石嘴山,用浓墨重彩所描述所记录的人物的开始,是1958年。那时是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蜂拥而至,石嘴山骤然变得热闹了起来……而它以往的日子以及曾经的杰出人物却被搁置了起来,几乎要淡出于人们的记忆。这是一种失措。幡然而悟的石嘴山人不会让这种失措再有延续。

其实,古老而又年轻的石嘴山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地灵人杰”……

……

在秦时,秦大将蒙恬奉秦始皇之命率兵西进,修筑长城,在石嘴山地区建起了声名赫赫的古城浑怀障。蒙恬是秦时声震四方的猛将,凭借着功名,他和他的祖辈在文彩翻飞的《史记》中挣得了不可忽缺的篇章,而他,正与石嘴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汉时,著名的美女人王昭君和蕃远嫁,西行所走过的路线,正好经过了石嘴山,从石嘴山黄河边上的“黄沙古渡”乘舟涉河,迤迤西去,袅娜之影融进了粗犷辽远的草原风情中,融进了中华民族不惧艰险的千里壮歌行里……她曾在陶乐地区稍事逗留,与当地人民厮磨一时,留下了美丽的传说。今天,陶乐地区的月牙湖还被传说成是王昭君思念故乡,洒下深情的泪水而致,盈盈一水,所蕴所寄,何其多也?!

石嘴山独特的地域环境和军事位置就注定使它不可能永远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与安静,更多的时候,是处于一种被扯夺被撕扭的状态,所以,它的悲壮它的狞烈,也是构成其丰韵的一个重要部分……

明朝万历二十五年,宁夏副总兵勃拜谋反,凶悍的鞑靼铁骑粗暴地践踏着宁夏平原。据史书记载,当时,宁夏平原上用以防守的“河西四十七堡”在蒙古骑兵的弯刀前“迎风而溃”连连失守。

但蒙古兵却在石嘴山的平虏城前勒住了狂奔的战马。他们受到了守城参将萧如薰与全城军民的浴血狙击。勃拜及其联军使尽万般招术,疯狂进攻平虏。平虏城孤悬在外,无任何外援,危如累卵。但萧如薰与其夫人杨氏率兵民日夜抵抗。平虏城的重要战略地位是被这样描述的:“苟失平虏,则无银川,无银川,则关中震动……”在历经数月的激战后,平虏城始终未曾陷落,关中门户始终无恙。萧如薰的勇猛与智略为朝野所共道,明朝皇帝感念萧氏守御之功,曾亲笔写下了“抗逆孤忠”的匾额以彰其节以旌其功。萧如薰守住的平虏就是今天石嘴山的平罗,而萧如薰在历史中的身影也就成为了石嘴山人物经典的一帧最夺目的特写。

清嘉庆二十二年,石嘴山平罗县渠口乡人俞德渊赴京赶考,中进士,殿试被当朝皇帝御笔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任太子侍读。后任常州知府,扬州知府,江宁(今南京市)知府。俞氏为官清廉,忠于职守。在两淮盐运使兼护盐漕案院任上,俞德渊锐



意改革盐政,严于执法,勤政爱民,为国库积累了不少的财富,连一向很少夸人的林则徐也称其为“体用兼赅,表里如一”。当朝皇帝也嘉奖俞德渊,准备委以更大的重任。但俞德渊却终因公务积劳,突然病逝。当时,荆溪,江宁的人民得知俞公病逝,感念其恩,痛哭流涕,请求建立俞德渊祠堂以永远的祭祀……若德渊入则清贵为帝师,出则威赫为盐政大吏却始终不改其清廉贤能操守者,确是石嘴山土地上站立起来的“人杰”无疑!

时光荏苒,历史的车轮旋转到上个世纪初,在石嘴山的土地上扬起了喧嚣的浮尘。入境经商的洋人,传教的洋教士,过路的军阀以及出没于山野草泽间的土匪都跑上了石嘴这块曾繁极一时的水旱码头,登上了这块独具浓郁西部特色的大舞台,表演了一幕幕活报剧。石嘴山的人民身陷在这纷纷扰扰的剧情中,而不得安宁。这时,石嘴山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充满离奇色彩却心底善良的义士郑万福郑参议。

他与土匪称兄道弟,却不失其正;他与军阀做朋友却不失其义;他与国商洋商推杯换盏却不失其气节;他自奉俭朴,却把多余的钱拿出来赈济穷人……他调解了震惊国内的“孙马大战”;他开发了造福乡梓的灌渠;他舍家财保境,不使土匪惊扰乡里;他慷慨劳军,原本是为了不使石嘴山遭受“兵祸”。冯玉祥称其为“义士”并委任其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参议”,吉鸿昌主政宁夏时,特聘为省府参议,遇有重要政务,亲赴石嘴山垂询。他创办实业,开矿山,开碱湖,生意之盛,远名遐迩;他与各宗教人

士有着密切交往,以至其辞世后,和尚、居士、喇嘛、阴阳和伊斯兰教同堂齐祭。其深受回汉群众拥戴可见一斑。

.....

往事如烟,但“人杰地灵”的存在与真实在石嘴山这块土地上表现出了浓烈的馥郁。这些在石嘴山的土地上成长搏奋过的人们,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去渐远。但他们的身影却始终如一座座山,挺立如斯。我们仰望远山,崇敬、唏嘘、叹感……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烟雨如梦时,这远去的山,总会为我们遮风挡雨的,我这样想……

是为序。

2004年5月

# 荣德堂

李万成

石嘴子，其地为宁夏门户，很是险要，出产丰富，尤以煤为大宗。有绅士郑海峰，拥有煤井数座，为当地一大富户，约我们到他家休息进餐。他家的房子宽大敞朗，样式也很讲究。他除了煤矿而外，还有很多盐池（注：郑家无盐池，是误传）和碱地。那天晚上，他款待我们吃饭，办了双鱼、双肉、双鸡、双鸭的酒席，这一桌丰盛的菜肴一定破费了不少钱，供我吃着很不过意。据说这位郑先生，颇受地方人士的爱戴，办了许多公益事宜，乐善不倦，绝非那种为富不仁之可比，所以很佩服。我认为内地财富是无限的，像石嘴山这种地方，看去极其贫苦，但只要肯干，也可以致富如此。我们必须注意开发土地之财，否则真是对不起祖宗。

——冯玉祥《我的生活》

# 目 录

- 第一章 走口里 /1
- 第二章 赶紧跑 /50
- 第三章 兵站 /79
- 第四章 夜走鄂博梁 /126
- 第五章 十五军来了 /147
- 第六章 二贼店 /211
- 第七章 八杆子 /228
- 第八章 越走越远 /263
- 第九章 不许过来 /373
- 第十章 冰河 /454
- 第十一章 绥宁师范 /494
- 第十二章 打日本 /536
- 第十三章 凯旋 /553

## 第一章 走口里

趴在黄河沿上不知昏迷了多久，给人摇醒的时候正见太阳当头瞪着我，晒得头发和裤裆像刚揭屉的蒸笼直冒热气。一动弹只觉得胃里头像有一个大手把五脏六腑紧紧地攥住往里捏，人有一种被掏空了肚子肠子的感觉，一阵紧似一阵地痉挛。暂时被饥饿折磨得脑子麻木了，失去了对周围陌生环境的戒备和害怕。真不如快淹死的那一阵儿，先是寒彻心底的恐惧——黑透了的死亡的恐惧。接着，脑袋里头一阵阵轰隆隆的闷响，还有自己嘴里被呛进水的咕噜噜的声音，拼命挣扎着。再后来就晕晕忽忽地闷过去，挺舒服的，不知不觉就停止了挣扎，随波逐流由它去吧，再也没什么求生的意识了。现在，一睁眼才知道自己还活着，可是胃和肠子都狼一样地饿。从铁缅尔哈达逃出来，今天已经是第四天还是第五天没吃东西了，身子发飘看天空尽是个些黄圈圈。从河里救我的那个郑老爷递给我两个饼子，三四口就吃掉了一个。脑子里还漂漂悠悠的，马蹄声、枪响、火星子、跑……

荣德堂

本来从别人家的地里刨出来了三个山芋，又不敢点火烧，王富贵那老狗日的，看见荒原上冒烟非带上狗腿子追来不可，就生啃上了，一路上肚子疼光蹿稀，真是越急越来事。一摸马鞍桥上鞭杆粗那个子弹洞，尻壕里头就蹿出一股子冷风，这老狗日的这回就想要我的命。

那会儿要是一直待在铁缅尔哈达放马，就遇不见环环；不遇见环环也惹不下这么大个祸；要是环环她大不要带上人追着杀我，我也不会把他羊群上的骚胡卵子都给用马尾子扎住了。刚入秋就开始把二

三十头骚胡集中到马场加精饲料喂养，等打羔时候再放回各群上。恰好那羊倌儿偷懒，有时候骑上骆驼到附近的牧场上去喝酒，串房子。让我每天替他给羊喂料。看着这二三十头凶猛的骚胡恨得慌：老家伙不让你女儿跟老子好，我就让你那十几群羊都断种。从那天开始，收集马尾子，两根马尾子搓成一根细绳儿。把骚胡逮住捆翻，在卵根子细处紧紧勒住，然后把绳头儿剪断。过些日子马尾子越勒越紧就勒进肉里去了，骚胡到了打羔的时候吃得腰肥体壮，放进羊群横冲直撞，老虎一样，一个母羊接一个母羊打羔。王福贵过河来察看羊群，看了把个王福贵美的，当年冬天就没下一只羔。最后有一头骚胡下雪天在山上顶架跌下山崖跌伤了，要剥皮了才发现了羊卵子给扎住了，早都坏死，退掉了，这才怀疑到我，这一下惹了祸。老狗日的下了狠，一顿乱枪差点儿把命给我放了。哼，咱爷们儿走着瞧，三年等你个闰腊月。

说来话长，自打补隆淖尔来了个洋神甫奥利夫盖起了三苗树天主堂，老地主王福贵全家信了教。这一回可是吊住球毛打秋千——仗住硬根根了。欺男霸女的没几年霸占下一千五百多亩水浇地，种麦子卖给绥远省傅作义的部队发了财。又改种糜子，从四子王旗请来一家会炒炒米的蒙旗人成年累月地在庄园里给他炒炒米。水浇地那滚圆肥实的炒米拉到伊克昭盟从蒙古牧民的牧场上一年年换下来，换了两千五百来只羊、两百多匹蒙古马、一百八十多头东山黄牛。

我就是王富贵家账房先生在当地雇下的马倌儿。

有一年河西雨狂，二十里柳子河滩上的草长成人多高，野兔子起群了。王富贵给羊场上黑五十三捎信叫我把马群吆过河西再放半年。

山地马怕水，赶它下黄河就好像你要安心杀它

一样，连推带打直忙乱到太阳落山才把一群马吆下河，等我拽着黑旋风的尾巴爬上西岸的河滩已经累得站不起来了。

老地主这回发了善心，熬了一海碗滚烫的姜汤给我，直喝得我像口蒸锅浑身都冒热气，蹲在炕沿上像踩在云彩里，发晕。操他，空肚子喝姜汤真够戗！老地主早躺在他的狼皮褥子上抽水烟去了。

“吱呀——”

门扇一响，眼前一亮，进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丫头，一张娇嫩的娃娃脸，月亮一样好看。穿一身碎花花小褂，两手端着溜溜满的一海碗汤面，香气直挠嗓子眼儿，上头飘满辣子葱花儿，我咽了口涎水。见那小丫头又长又弯的眼睫毛罩住一对杏眼，白格生生的小脸蛋上一对酒涡窝，湿润润的小嘴唇像朵大烟花儿那么柔软鲜艳，嘴角角翘翘的，像在悄悄地笑着哩。

她怕烫了手，雪白的脖子柔和地弯出一个孩子的柔弱。可从双肩以下却又显出一个姑娘的丰满来，那浑圆的撑起小褂的胸脯、纤细结实的腰肢从蓝花花小褂里散发出野杏花的香味。河西的水浇地就是好啊，连丫头子都长得这么嫩闪闪、水灵灵的让人恨不得咬上一口。

两眼只顾看那碗，她差点儿把碗杵到我身上。半张着嘴当时我盯着她看呆了也没伸手接碗。

那闺女一愣腾一下红了脸，灯芯“啪”一声爆出个灯花儿，她慌乱地往左右一看，长工房里没有个桌凳，就把海碗轻轻放在炕沿上，羊羔子一样轻盈地转身跑出门，一条黑亮的大辫子甩过来差点儿抽到我眼睛上。

我闻着那股子香味儿像醉鬼喝伤了酒，蹲在炕沿上发呆，等清醒过来那碗面已坨成了一疙瘩。



王家长工割糜子是三顿饭都给送到地头上吃，为了省时间多干活儿，晚饭后要割到半夜才收工。一个人在三间房里待着真没意思。爬上庄园前头场面新堆的糜子垛上，拿出笛子来。

泉水一样的声音胆怯地在秋夜里抖动、流淌，一直飞向野地里，软软地漫过那些野花和草丛。听到这样湿润的笛声，人的心就会醉了。

铁缅尔哈达那无边的绿草地，撒欢的马驹子和小羊羔，受惊的火红狐狸、黄羊，欢快地跳跃着、奔跑着。蓝天上流荡着白云，鹰在草地上追着自己的影子，绿草在微风中一浪浪地向远天涌动……

高娃，那个红脸蛋的蒙古丫头，横坐在马鞍前像鸽子那样歪着小脑袋含住我的嘴，一股奶茶的香甜。笛声激动得颤出一串串山间小溪的笑声，灌木丛的柳莺和紫翅椋鸟在对唱，全不管山崖上溜溜的泉水叮咚有声。一想到高娃，欢快的笛声像百灵子，战栗、飞扬，啁啾婉转柔肠百折地诉说，在极高处千回百转地突然滑下，像小闺女的泪珠，满脸迸溅开来，又忍俊不禁，一滴滴顺睫毛落下，淌进心上人的心田……

“嘣”又一个东西打到额上，一摸是颗熟透的小果子，糜子垛上有嘻嘻的笑声。

“谁家臭娃子？”随手抓一把糜子撂下去。

“哎呀，打住人家啦！”

往起一站，原来是端面那小丫头，正一步一陷地向垛顶上走来。

“你吹得真好听！”她一边从两条大辫子上往掉摘草叶，一边使劲儿爬上垛顶坐到我对面。

“再吹！”

“你给我啥？”

“小果子！”